

《西方確指》

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。我們昨天講的七十二頁，去年有一段沒有講完，這一小段，前面是一大段，這個前面它都是連貫的，那我們晚上再給它補出來。那補出來還是要從前面，我們大概簡單的再複習一遍。請大家翻開第六十九頁，第一行看起。我們將這一段文再來念一念，請看這個經文：

【一時菩薩降臨法會。土庶三十餘人。未決心疑。咸來咨請。菩薩憫茲眾等。雖同稟誠心。而不識修行正路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一段是菩薩這時候降臨法會，這個降臨是乩壇，所以覺明妙行菩薩他是降乩扶鸞的。因為過去的同參道友沒有往生極樂世界，在六道輪迴，輪迴到明朝這個時候，這些人又聚在一起。聚在一起，有學佛，也有學道、也有學駕乩扶鸞，這學得很雜。菩薩看到過去生的同參道友，他往生極樂世界了，看到這些人還在迷惑顛倒，所以就慈悲降臨他們這個乩壇來給他們開示，讓他們知道過去世（宿世）大家在一起修學的因緣，讓他們能夠回歸到淨土修學的法門，往生到極樂世界。菩薩降臨法會，跟一般那個鬼神降臨，神仙，那不一樣。這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開示的內容，我們去比較就可以看出來。但是必須要有一些經教基礎，你就可以分辨出來。一般佛菩薩不用這種方式，這個因緣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因緣，一般佛菩薩他不用駕乩扶鸞這種方式來教化眾生。為什麼？很容易跟鬼神、外道混淆在一起，讓學的人他分辨不清楚，所以菩薩不用。覺明妙行菩薩他是跟這些人有特殊因緣，他們這些人過

去世都在一起修淨土，輪迴到明朝的時候，他們變成在搞駕乩扶鸞，所以菩薩慈悲降臨他們這個法會來開示。

覺明妙行菩薩當然針對他們這八位過去世的同學。那當然一個乩壇總是有很多人去問事情，生活當中種種疑難雜症，很多人遇到這些困難都會去找這個乩壇的乩童來為他們解疑，排除這些疑難。所以這個人數當然也會很多。這裡講，這時候菩薩又降臨法會，當時士庶有三十餘人，『士』是讀書人，我們現在講知識分子，『庶』就是一般的百姓，所謂「士農工商」，一共有三十幾個人。『未決心疑』，每個人心裡都有疑問，各人有各人的疑問，這些疑問都是在現前生活上所遭遇到的，這些疑問不能解決，「未決」，就是還沒有解決這些心裡的種種疑惑、疑難。『咸來咨請』，這個「咨」是詢問，一般到乩壇，我們一般民間講問事情，辦事的。這在南方一帶就比較多，比北方多，現在這個南洋，在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尼，華僑他們過去蓋這個傳統的廟，現在還有。我到印尼棉蘭，那個何會長請我去一間東嶽殿，供東嶽大帝的。那裡面，十殿閻王，那些鬼神、城隍都有。那後面它是佛殿，三寶殿。前面，在那個東嶽殿它兩旁就放兩張桌子，擺設這個神像。他們管理那個廟的人跟我講，這給人家問事情的。那個也是有乩壇。現在台灣還是很多。

大家來問，『菩薩憫茲眾等』，菩薩是西方極樂世界來的，「憫」是憐憫，憐憫大眾。『雖同稟誠心』，大家來問事情都有一個誠心，稟持一個誠心誠意來請問菩薩，請問菩薩指點迷津。『而不識修行正路』，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也是看到很普遍的，有很多人他心裡有疑問，但他不認識，不知道怎麼問。所以過去我們辦這個佛學答問，也常常請問在場的同修說，大家有沒有問題？所有的人都沒有問題，幾百個人，大家都沒問題。那是不是真的沒問題？其實

問題是一大堆，他不知道怎麼問，不知道從哪裡問起。這個我們現在還是很普遍的。這些人來也是要請問問題，他不曉得怎麼問，從哪裡問，那問題那麼多。但是大家都是有誠心誠意的，沒有誠心誠意他也不會來。但是他們不認識修行的正路。

菩薩的開示總是指導人一條修行的正路。關鍵在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為。行為很多，歸納起來就是身口意三業。大家也不認識，不知道怎麼請問。但是大家都到這個神壇來了。那菩薩降臨了，大家站在那裡，那菩薩看到這樣，知道大家的情況，很慈悲，沒有人問他就主動自己開示。像這一類在佛經裡面也有，叫無問自說，沒有人請問，佛他自己說。佛看看這些眾生他能聽什麼樣的佛法，他根機成熟了，可以跟他講。雖然沒有人知道怎麼問，佛很慈悲，他能觀機，知道這時候給大家講這個經，大家能夠理解、能夠接受，能夠依教奉行。像《彌陀經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都是屬於無問自說。此地也是同樣的意思，菩薩沒有人問，他主動給大家開示。

【乃垂示曰。今日之會。可謂有緣。但若與爾等說佛法。非所習聞。恐難信入。】

這一段，菩薩看看來的這些人，士農工商都有，這些人不是學佛的。所以菩薩就跟大家開示，『今日之會』，說今天這一會，我們之所以可以在這裡相會，『可謂有緣』，可以說是我們有緣分，沒有緣遇不到。佛門有一句話講，「佛不度無緣之人」，佛他不能去度沒有緣的人，不是佛不度他，是這個人他不能接受佛的教導，他排斥，這就無緣。有緣，就是他能理解、他能接受，他也可以做到，這就有緣。大家相會總是一個緣分，沒有緣也遇不到，這一方面也是一個因緣。『但若與爾等說佛法，非所習聞』，「爾等」就是你們大家，說但是我如果跟你們講佛法，那不是你們平常所學習、所聽聞的。這裡很明顯，就這三十幾個人不是學佛的，沒有聽過

經，只是要來問事情。沒有學習過，講佛法，『恐難信入』，恐怕很難相信，很難入門，入不了。下面再跟大家講：

【不若舉一則世典儒書。與眾等一話。或能信得一句兩句。】

這一段菩薩就跟大家講，那不如，『不若』，我們現在講不如，講佛法可能大家沒聽過，不如舉出『一則世典儒書』，在場有士庶，這就是讀書人，士是讀書人。古時候，讀書人從小就接受儒家的教育，四書、五經、十三經，這個道家的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老莊這一類的典籍，一般讀書人都讀過了，就很熟悉了。所以菩薩講，不如舉出一則儒家的書籍來跟大家講，或許能夠『信得一句、兩句』，或許因為大家平常有讀過這個書，講這個儒書大家就很熟悉，或許大家能夠信得一句、二句。實在講，聖賢典籍、佛經，真的一句、二句能夠理解、能夠去把它落實，那可以說終生受用無盡。儒家的書懂得一句、二句，那可以說終生受用不盡的，如果能做到更多，當然就更好。下面舉出四書裡面《中庸》說的話：

【中庸說。或安而行之。或利而行之。或勉強而行之。今日看來。安與利且莫說起。即勉強而行者。亦不可得。】

這是《中庸》裡面講的話。『安與利』，菩薩講這個暫且不要提，安、利當然就層次比較高，就這個暫時我們做不到，不要提。我們從『勉強而行者，亦不可得』，就是勉強去做，勉為其難的去做，那也都沒有，「不可得」就是也都沒有人能去做、做得到。如果能夠勉強而行，像《了凡四訓》講的，「始則勉強，終則泰然」，《了凡四訓》講舉出一個布施，布施這樁事情。那布施，聽經聞法，知道我們要修，但是總是原地踏步，沒有真正去實行、去落實。如果能夠勉強去做，那做久了他就習慣了，習慣你就成自然了。

像我們淨老和尚過去到現在還是有常常在提，他學佛第一個老師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教他修布施。他說我也沒錢，做一個公務員

，勉強生活能夠維持，哪有多餘的錢去布施？章嘉大師就跟他講，一毛錢你有沒有？五毛錢有沒有？一塊錢有沒有？他說這個倒有，那很少。那很少，你就從你有一毛錢就去布施一毛，有兩毛布施兩毛，從這裡做，有一塊錢去布施一塊錢。他聽了之後，也真正依教奉行，就去修布施。

早期，我們老和尚也講，他修布施，那時候沒有錢，那能拿出一塊、二塊也很不容易，那剛開始在修布施像割肉一樣那麼痛苦，很難捨。但是老師教的，他又不能不去學、不去做。所以剛開始，我們可以理解，勉強行之。要拿出來好痛苦，總是勉強，好，就拿。後來布施到一段時間，他就很自然了，而且很有感應，施得愈多，回收的就更多。現在修了六十年，這個信心堅定。為什麼堅定？得到這個效果。他自己得到這個效果再告訴我們，那才有說服力。所以現在很多人跟著他修，為什麼？他修出成果給我們看了。但是當初章嘉大師教他，他如果沒有勉強去行之，他今天不會有這個成果；不會有成果，他總是停留在一個懷疑的這個階段上，他還沒有去證實這個效果，沒有證實，總是有懷疑。

菩薩講，「勉強而行者，亦不可得」，這個話非常的深遠。我們現在要勉強做一些好事，勉強來修行，自己就自動自發的勉強都很難。因此，隋唐時代中國的祖師大德才提倡建叢林，建叢林是什麼？共修，依眾靠眾，大家互相依靠。像我們打佛七一樣，我們打佛七，我們定個時間，大家來這裡念佛，大家既然來了，不想念也會聽到別人念，這個勉強行之。如果我們都不舉辦，好，那在家裡自己是不是能夠提起念佛？這也很不容易，可能有很多事情耽誤了，自己又提不起來，要勉強去行也相當不容易。所以提倡依眾靠眾。下面講：

【即如爾等自遇我之後。亦曾發心。勉強為善。乃有一旦棄捐

。或漸至懈廢者。其故何在。只是將善之一字。看得太緩。謂行善無功。不如為惡之有效耳。】

這一段就是講，說你們大家自從遇到我之後，也曾經發心勉強來為善，但是仍然有人就放棄了，或者是漸漸懈怠荒廢掉了，就是不能夠持久。『其故何在』，那個緣故在哪裡？『只是將善之一字，看得太緩』，就是說把這個行善這個字看得不急，「緩」就是不急，不急，覺得不重要，也不重視。為什麼會看得太緩？『謂行善無功』，「功」就是功德，這個「行善」，我們一般講功果，剛剛做了一點善事就想要得果報，那沒有看到果報，覺得作善也沒有什麼好報，做善事也沒有人知道、也沒有好報。那看看別人幹壞事的，那個錢賺很多，又得名、又得利。古今中外這個事情非常普遍。為惡，他好像得到利益了，不是因為他這一生造惡業得利益，是過去世他也是修善業。

我們在六道輪迴總是善惡交雜，有善、有惡，有時候也會做好事、做善業。過去世修的善因，這一生善果成熟了，它先受報；這一生造的惡因還沒有成熟，將來，晚年，或者來生，或者後生，再受報。不是因為他造惡業得到好處，他的好處還是過去今生他修善業得的。但是造惡業有惡報，也會減損自己的福報。修善業，現在還看不到果報，因為過去世造的惡業太多，過去造的惡因，這一生惡果成熟了，要先受報；這一生做的善事、善因，晚年，或者來生、後生，再受報。這個因果通三世，一定要明瞭。不明瞭，真的對修善斷惡他就生不起信心，總覺得做壞事反而得好處，做好事反而得不到什麼好處，他就不肯幹了。

【不知為善若果無功。何以古來聖賢之徒斷不作些微小惡。善則盡力盡心。必要做到十二分滿足。】

這一段是菩薩舉出古來的聖賢，『聖賢之徒』，「聖賢之徒」

是學生，他們就不做一些，小惡他們也都不做，不會去造惡業，縱然很小的惡業也不會去造。這些聖賢斷惡修善都是盡心盡力。如果為善沒有功德，那這些聖賢為什麼要這麼認真的去修？這是勸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。聖賢人，那些人也不是愚痴的人，都是很有智慧的，聖賢之徒，這些聖賢的學生都是很有智慧的，有智慧的人他肯定不會去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。菩薩教大家去想這個問題。而且他們還要『做到十二分滿足』，就是做到圓滿。

【若果為惡有效。又何故古來仁人君子不惟有效是求。反作無功之事。】

這一段就是說，假若，如果，『為惡有效』，就做壞事有好報，這個「有效」就是有效果。什麼效果？我們一般世間人追求的榮華富貴，世間的福報，得到這個。如果造惡業能達到這個效果，『又何故古來仁人君子不惟有效是求』，古來的仁人君子為什麼不去求，去造惡業，去求這個榮華富貴，反而做這些『無功之事』？這個「無功」就是沒有利益的事情。這都是勸大家去反思這個問題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且現見為惡之人。眼前雖得便宜。到頭幾個有好結局。好斷送。好名聲。好子孫以延其世代。】

這一段是舉出眼前的一些果報給大家說明，在明朝那個時代。在現在我們這個社會看到的就更多了，你去看看平常造惡業的人，他一點好事不做，專幹壞事，眼前看他好像得到一些便宜，得名又得利，但是到頭幾個有好結局？你看看他後面的結局怎麼樣，好不好？『好斷送、好名聲』，這個眼前我們在現實社會上都看得到，真的，現在的果報也很快。以前古人說，「富不過三代」，就是有財富、富貴的人家要過三代的很少，如果德積得不厚，那可能一代就差不多了。現在我們看看現前這個社會恐怕一代都過不了，自己

年輕的時候賺錢，可能還不要等到晚年，可能中年，或者現在有的企業壽命更短。我們聽蔡禮旭老師講這個《弟子規》、傳統文化，也舉出現前社會很多企業，企業起來，二、三年就倒了，這個很多。

那為什麼會這樣？那古人，你看有道德的他才是能持久。你看北京同仁堂，三百年老店，從明清，明朝末年、清朝，到民國，現在還在。改朝換代了，但是它這個店它這個名聲、它的信譽到現在還保持。所以到北京同仁堂買的藥，大家就有信心，他價錢也不會亂抬高價錢，製藥真的是遵古如法炮製，所以吃了效果好。那也有很多中藥店開得也是很大間，總是無法跟它相比。那它憑什麼？憑一個真實，不騙人，老老實實的，這個藥該怎麼製就怎麼製，不貪便宜。這個同仁堂是樂家的，音樂的樂，這個樂崇輝居士現在年紀很大，他們就是北京同仁堂到台灣來，我記得好像在武昌街開了一個同仁堂。以前我到他那個中藥鋪去請過經書。那他們家現在在台北有個分店，很早就有了。那樂居士我也認識，現在年紀也很大了，大概也是八十幾歲，他辦了一個大乘精舍，也專門在印經的。他們家三百年老店，到現在還不衰。

所以這就是子孫，上一代的人有修德，就有好的子孫來『延其世代』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講，有一世之德者，就有一世的子孫保之；有二世三世之德者，就有二世三世的子孫保之；有百世之德者，就有百世的子孫保之，這祖宗他的德積得厚。在中國這個家族德積得最厚就是，印光祖師舉出三個人，第一個就是孔老夫子，孔老夫子他這個家族，從春秋時代開始一直到民國，他的孫子已經七十九代了，現在他七十九代孫是孔垂長先生，是孔德成的孫子。這一直傳到現在。第二個是宋朝的范仲淹，第三個是清朝一個葉狀元。這印祖他舉出這三個人代表。

所以自己的家業、事業要能夠維持長久，必須要修善積福，才有好子孫到你家裡來投胎，他給你延續下去。這些子孫都是來報恩的，因為你做好事總是對人有恩，這些來報恩，到你家來做你的子孫。如果造惡業，那他是來報怨的，他會搞到你家破人亡。所以造惡業，沒有幾個有『好結局、好斷送、好名聲、好子孫以延其世代』。現在不要說一代，一代都過不了，自己這一生都過不了，現在非常多。為什麼這樣？不懂得修福積善，不懂，都是造惡業。那他造惡業他怎麼能得好的果報？不可能的事情。

【又如世間數歲小兒。見說個好人。便知讚美。豈不是為善有大利處。見說個惡人。便要瞋怪。豈不是為惡無大利處。此事極易曉。非是爾等不聰明。真不知得。但是不能實心向善。故一時不細察耳。】

這一段又是舉出一個實際上的例子。就是舉出世間幾歲的小孩子，聽見人家說這個好人，他也知道好人要讚美，那豈不是為善有大利處？連小孩子他都知道要讚美。聽見人家說一個惡人，他『便要瞋怪』，小孩子他也知道這個惡人不好。『豈不是為惡無大利處』，這為惡沒有好處。『此事極易曉』，說這個事情很容易就明瞭，也不是你們不聰明真的不知道。『但是不能實心向善』，就這個心不能實實在在的向善這方面來做。『故一時不細察耳』，因為你這個心不實在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一時不能仔細去觀察。如果這個心老實、向善，就很容易觀察到。我們接著看下面：

【所以平日間捨一錢。也要向人說一遍。有句好話。也要向人說一遍。都是從外邊做手腳。全不體會大聖大賢用心切己處。】

這一段就是比較做表面的。所以平常『捨一錢』，這個「一錢」就像我們現在講一塊錢，你布施一塊錢也要向人家說一遍，我什麼時候布施一塊錢，有一句好話也要向人說一遍。『都是從外邊做

手腳』，「外邊做手腳」就是做表面功夫。所以做好事，真正好事，不說，也不讓人知道。我們有布施也不要向人講，不需要講，不需要去炫耀。如果我們做好事讓大家都知道，登報紙、上電視，這個也是福報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講，這叫陽善，陽善享世名，你可以享受世間的名聲，很好，大家對你讚歎，你是慈善家，你是好人，你做多少好事，布施多少錢。但是陽善被一報也就沒有了，這個福報也就沒有了。那如果為善不欲人知，那是陰德，天報之，陰德人家不知道，但是天報答給你的就非常豐厚，那是陽善不能相比的。這是講布施也不要跟人家講，也不要跟人家講某某人布施多少、我布施多少，跟人家講好像給別人暗示那你也要發心，這也不對。

所以我們佛門，佛在經上沒有向人化緣，古來祖師大德也沒有向人化緣，化緣是後來的事情，現代很多、很普遍。所以我們老和尚跟我們講，以前我們華藏圖書館，韓館長在的時候，那個桌子上都會放幾個本子，印經、放生，做什麼、做什麼，護持道場。老和尚講，我們那個本子擺在那裡，人家一進來，擺明要向人要錢，擺在那裡要錢。但是那時候館長她在負責，老和尚他就是私下這樣給我們透露一下。又放一個功德箱，一個功德箱一個鎖很大。

有一次，有一個居士，以前我們圖書館都常常印經，有個居士跟我講，悟道法師，那時我負責印經，悟道法師，下一次要印經你告訴我，我來發心。我就等等到老和尚，老和尚有什麼經都交給我去印，要印什麼經。但是老和尚就是那個要印的本子會交給我，但是他沒有拿錢給我。他說這個你去印。那我去印，我就這個有機會了，有同修要發心，就可以提供給他們。那個居士，我說某某居士曾經有說過，說我印經要打電話跟他講。那天師父拿那個經要我印，我電話就馬上拿起來。師父說你幹什麼？他說你幹什麼？我說有個居士他要發心印經，那師父你現在要印經，我打電話，他說叫我

要通知他，要跟他講，他要發心。

那我覺得這很正常，不是我去跟他化緣，是他自己說要發心，叫我通知他的。師父就跟我講，你先不要打，你是不是要跟人家要債？我說怎麼叫要債？是他自己說要發心的，怎麼去跟他要債？我聽了就一頭霧水，怎麼會變成要債？他說你是去跟人家討債是嗎？我怎麼是討債？是他自己發心的，他說叫我要通知他，我不是去跟他討債，是通知。他說怎麼不是討債？後來師父他就跟我開示，他說當初他跟你講的，沒錯，但是過了一段時間，當初他跟你講的時候，他可能有預備一筆錢要來做這個好事。但是過了這段時間，你保證他那個錢還在嗎？有沒有周轉到其他地方？那師父一講，這我倒沒有想那麼多。他說你要考慮到這點，如果萬一他當初跟你講，當時有這個錢，但是過了這段時間，如果他這個錢有其他的急用，他先用到了其他地方了，現在這個錢沒有了。你現在打電話給他，他現在沒有這筆錢，那當初又叫你通知他，你不是給他很為難嗎？你這不是要債是什麼？我說我明白了，那就不打了。那我說怎麼辦，那他又叫我去通知他？他自己主動再來講再說，他主動再來講那絕對沒有問題的。那就這樣，那就等他自己再主動來講。就是避免造成別人的壓力。

這個我們也是道場經營這麼多年，都是有困擾，我盡量做，我台北華藏都不擺功德箱，本子也不擺出來。就是老和尚講的，不要人家一進佛門就向人要錢，特別是初學的一進來，這不曉得要多少錢才能來學佛，有些人他就不敢來了。所以華藏我就不要，他們要發心了，你再拿出來跟他寫功德。那如果他第一次來，我們都是免費跟他結緣，也不要勸他隨喜，什麼都不要，就送給他。他自己有主動來問，我們再跟他講；他沒有主動來問，我們絕對不主動去跟他提這個事情。我們主動跟他提，就給他有壓力；他自己主動的，

那他沒有壓力，他自己經濟上能夠負擔得過去，這就沒有問題。

那天老和尚上山，我看了雙溪那個功德箱那麼小，一個小盒子，我說要搞就搞大一點的，反正你都人家講，好像那個小的也是。我說收起來，那老和尚又說我們在跟人家化緣。但是他們也有困擾，說很多人要供養老和尚，他沒時間一個一個去接。他說香港也是一樣，台南也是一樣，到哪裡都是放個大布袋，然後讓人家丟，這樣，他們要發心也是滿他的願。這個臨時的，我們是可以，因為是給人家方便。但是總是依老和尚的標準是不能這樣做，因為這樣做就是總是會給一些沒有布施的人他有壓力。看到人家供養老和尚丟紅包，我沒錢，就很不好意思，會有這種心理壓力。所以以後我想想出一個辦法，用個祕密的，你們要布施就是那個祕密的，不要讓人家看到，丟了不要讓人家有壓力，不要讓人家看了說你有布施，他沒布施，他就不好意思。就不要再有這種情況。所以布施做好事也不要向人說，這個也不要布施一塊錢說一遍，布施兩塊就說兩遍，這裡講的意思是這樣的，就不要再一直去講。這當中也有很多道理在。真的，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，在圖書館也跟老和尚學到一點、一些常識，知道這些做人處世這些道理。

我們這一段講的主要是做好事不是做表面的，外邊就是外面，做手腳。只是我做一點好事，希望大家都知道，我要得個好名聲，這就是外邊做手腳。『全不體會大聖大賢用心切己處』，完全沒有去體會這些大聖大賢他們用心，確實在自己心理上面。這沒有去體會聖賢的用心。這個修善做好事，不是要得到好名聲，而是應該去做，這是聖賢的存心。不能體會聖賢的用心，做久了他就覺得沒有滋味了。因為跟聖賢的心不相應，好事做了，『沒滋味，便拋棄了』，就不做了。

【汝等今日。若果將真真實實的心。行真真實實的事。無一毫

妄想覬覦於其間。坦坦然樂天知命。守其在我。不見有終身可祈。結局可問。五行八字之窮通可卜。吉凶得失之可得而趨避。自然無禍不消。無福不至。道與時增。德與歲積。成聖成賢無難矣。】

這一段菩薩給大家開示說，『汝等今日』，說你們今天，假若果然『將真真實實的心，行真真實實的事，無一毫妄想覬覦於其間』，沒有一毫妄想，這個覬就是希望得到，特別是不是自己本分的，「覬覦」就是妄想、希望得到，這都是妄念、妄想。所以做好事，他不是一天到晚想得果報，這個心也就不是真善。所以要『坦坦然樂天知命』，「樂天知命」就是守本分，知足常樂，有一分的力量做一分的善事，不要有妄想覬覦。這一段在《了凡四訓·立命之學》那一篇我們要好好去深入。妄想覬覦，你做善事就不是真真實實的。做好事也要樂天知命，我們盡心盡力去做，功德就圓滿，不要超過我們的能力範圍。

所以過去這個台北市警察局王警官，他已經退休了，王麗民，他跟我很好。台北市警察局一個王警官、一個黃警官。那個黃柏霖他現在還沒退休，他去弄一個地藏淨宗學會，我們社團初期他也幫我們申請這個社團。王麗民他比較早，他已經退休了，他在華藏圖書館的時候，他那時候還在當警官，在輔導這些警察的，他就發心做《了凡四訓》的廣播劇。他的文筆也很好，所以這個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這個註解，他也註得很好，文筆也很好。他發心請廣播電台的廣播員做那個錄音帶，就是讀，讀那個《了凡四訓》。

因為我們讀得都不標準，這個發音不標準，該捲舌的不捲舌，不該捲的我就拼命捲。所以有一次我大嫂聽我念《三時繫念》，我下來，她說我聽你捲得怪怪的。那以前韓館長在，她就會學我那個不標準的國語。因為我們小學，我們老師，教我們的老師，都是日本時代那些老師，那些老師也不標準，教我們怎麼會標準？那些老

師都是讀日本書的。他也是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來他才學國語，他們也學沒多久，他們自己講得很不標準，教我們真的也是很標準。除非大陸來的，那個比較標準。所以這個韓館長常常跟我講，常常，她很有模仿能力，她模仿能力就像莊嚴，莊嚴她也很有模仿能力，模仿我講那個不標準那個發音，她模仿得可像了。但是我這個國語就是因為館長這樣一直去調整。那我們老和尚也是給韓館長調整的，因為老和尚他是安徽人，廬江有廬江的口音。我去廬江，聽他們講國語，我也聽不太懂，都用猜的。我聽了半天，他們在對話，怎麼從頭到尾我都聽到公部長、公部長，怎麼都是這句公部長？聽不懂。他有廬江的口音。

後來去台中蓮社跟李老師學經，李老師又是濟南的口音，濟南的，又學了一口那個濟南的。所以遇到韓館長就狠狠的被糾正，因為韓館長她們還是比較標準，那大連東北講國語還是比較標準。如果講廣東話的，那個廣東人、香港的那些居士講的我也是用猜的。他們講國語說，西湖，估價、估價、估價。我說印什麼經要估價？我以前在印經都要估價。以前香港佛陀教育協會那個總幹事何麗香，師父，估價、估價，她說西湖，西湖，估價、估價。我說要估什麼價？聽了半天，我一直猜，猜不懂，我說估什麼價？估價、估價、估價。後來我終於明白了，她要回家，要跟我告假。她說估價、估價。要吃白飯，說拔慧、拔慧。我說慧怎麼拔？聽了半天，她問我說要不要吃白飯？

所以，我練這個三時繫念，一路上被罵來罵去，被人糾正來糾正去的。實在講，老和尚也講、韓館長也講，那我大嫂說你捲舌怪怪的，你不要捲還比較好，捲得聽起來怪怪的。北京那個陳曉旭，她會學我說，「清珠投於濁水，濁水不得兒不清」。那個陳曉旭已經往生了，以前在演紅樓夢的。那她參加三時繫念，她就學我那句

不太標準的，「清珠投於濁水，濁水不得兒不清」。因為我要學他們那個兒兒兒，學不來，學得就怪怪的。他們北京講話都要有一個什麼兒、什麼兒的，什麼花、什麼兒。我學得不像，所以就變成怪怪的。

這個王警官他就去找播音員。我說好，那我們也來學學國語，不然那些字，生難字我也不會念，也沒時間去查字典，然後他念給我們聽，我們來學，也很好。所以當時老和尚拿了一千多萬，二十幾年前，二十五年前了，大概總有最少有二十年前了，老和尚他人家供養他的錢，都拿去，都給他做《了凡四訓》的那個廣播劇的錄音帶。他也把老和尚講過的「心想事成」，老和尚講的，用廣播劇這樣念，給它念出來，也不錯，念得很標準。後來一千多萬做完了，沒有了，沒錢了，那個王警官又來化緣了，說師父（跟老和尚化緣），沒有了，一千萬，他說一個禮拜就沒了。一千萬，二十年前一千萬也滿多了，一千多萬，沒有了。

老和尚說，沒有，好，我們去賣金子。那個悟泓師他在家的時候他買了很多金條，一條一條的好幾條，很多。那個時候老和尚都叫我跟他一起到銀行，鎖在那個保險櫃，去銀行租一個保險櫃，就鎖在那裡。後來老和尚說，這些金條，悟泓師出家的時候發心布施給我的，統統給它拿去賣，去做《了凡四訓》廣播劇。後來老和尚那金條就拿給我了，拿給我，我就拿給王警官。我說你自己去賣，你看有沒有認識的銀樓，賣的價錢好一點，你可以多做一點。他說有有有，他有認識，他就拿去賣了。賣了一個禮拜，又沒錢，他說又做完了，又沒了。我說老和尚又到美國去了，後來我好像這樣湊湊，我說我只有一百多萬，統統給你，去做。做了，他說一百多萬不夠塞牙縫，一下又沒了。我說，沒有，我就沒辦法了，我又不是在印鈔票的。

後來他就到處去講演，他也到處講演，到處講演都講到哪裡就化緣到哪裡。所以後來我聽同修跟我講，大家看到王警官來都被嚇壞了，因為他來就是要化緣。後來我就跟他講，我說你。後來他化緣，人家看到他來就好像看到鬼，不敢請他去講經了，他一講就叫人家發心，要化緣。後來做到都沒有了，沒錢了，都送光了。送光又來找我。我說你不是在弘揚《了凡四訓》嗎？《了凡四訓》不是講得很清楚嗎？祈天立命要從無思無慮處去感格，不能有覬覦的心，不能有將迎的心。你做好事沒錯，但是你不要攀緣，你去給人家化緣就變攀緣了，我們有多少做多少就好。他說還缺很多。我知道缺很多，但是我們財力就這麼一點點，也沒有大護法，我們也不能去攀緣、去跟人化緣，給人家有壓力。所以要深入《了凡四訓》。這很可惜，就是沒有深入《了凡四訓》。所以他在弘揚《了凡四訓》是有達到初步一些宣傳的效果，但是後續的你要去修，修出成果，那種弘揚的影響力就更深遠。所以還是要實修。

如果能這樣修，『守其在我』，這我們自己可以能夠掌握的，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，這個俗話講「登天難，求人更難」，這不是求別人，是求我自己，就不難了。所以『守其在我，不見有終身可祈，結局可問』，也不要問，問這些吉凶禍福、五行八字，如果能夠這樣修，統統不用去問。菩薩也知道，大家要來這個神壇問，總是問一些吉凶禍福這些事情。他說如果能這樣修，『自然無禍不消，無福不至』，沒有災禍不會消的，也沒有福報不會到的。『道與時增，德與歲積』，這個道業時時增長，這個德行一年一年的累積下來。到最後，『成聖成賢無難矣』，要成聖成賢都不困難。

【此爾將來一定的實事。所以說及其成功一也。反此。則生為無忌憚之小人。死為腐爛之草木。可不痛哉。】

菩薩講完這一段開示，再接著講，就是將來這是一定實在的事

情。『所以說及其成功一也』，如果能這樣來修學，那必定成功。

『反此』，如果反過來不是這樣實實在在在斷惡修善，那在生的時候是一個無忌憚的小人，『死為腐爛之草木』，死了之後這個身體跟草木一樣，同樣腐爛掉。『可不痛哉』，這樣的人生就沒有意義了。

【菩薩說是語已。默然而住。時眾猶顚顚有待。更有再拜而致禱者。】

菩薩這個話說完了，那大家沒有講話，就在那裡，站在那裡。

『時眾猶顚顚有待』，這個「顚顚」，在態度還是表現得肅靜、景仰的一個樣子，「有待」就是還是有期待，好像期待菩薩再跟他們講什麼開示。『更有再拜而致禱者』，「更有」，就是還有人再跟菩薩拜，請菩薩給他祈禱。

【菩薩曰。甚哉爾眾之愚也。聞如是言。竟不生希取之心。反顧之念。只要將胸中兒女身家之事。一問而後已。苦哉苦哉。然菩薩大慈無已。當更說些古話。醒豁爾等痴夢。】

這凡夫總是這樣，還是有人，菩薩已經講這麼明白了，但是還是有人還在祈求菩薩，還是要再問。『菩薩曰：甚哉爾眾之愚也』，就是這個大眾當中，這些大眾怎麼這麼愚痴？說你們怎麼這麼愚痴？『聞如是言，竟不生希取之心』，說剛才菩薩給大家開示的這些話，大家竟然沒有生起一念希求進取之心。『反顧之念』，這個「反顧」就是回頭反省、檢點，這些念頭。也就是說，菩薩開示的這番話他們都沒聽進去。這個事情我們現在遇到的也是非常多，你開示一些佛經的道理，有人他並沒有聽進去。這我們在老和尚這邊也看了很多，我在旁邊聽，老和尚已經講那麼明白了，他還是沒有聽進去，還是一句也沒聽進去。老和尚講，他開示他的，他想他的，他一句也沒有吸收進去。

為什麼？『只要將胸中兒女身家之事，一問而後已』，他心裡掛念的是什麼？胸中掛念的兒女、家庭這個事情，他只要問這些事情。兒女的事情、家庭的事情，遇到什麼困難，請菩薩幫忙解決這個困難，他只是想問這個事情。但是菩薩前面開示的，他真聽進去了，他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那五行八卦、吉凶禍福都不用再問了，那真聽懂了，他的問題就解決了，依教奉行就對了。那他沒聽進去，他繼續再問。那菩薩也是很慈悲，看到這些人還是業障很重，很愚痴，講這麼清楚、明白，他還沒聽懂。所以『苦哉、苦哉』，這很苦。『然菩薩大慈無已』，菩薩大慈大悲沒有間斷、沒有停止的，度眾生不疲不厭。『當更說些古話，醒豁爾等痴夢』，菩薩慈悲，那你還要問，問了，菩薩也是很慈悲，滿眾生的願。所以再給大家說一些古話，古聖先賢的話，來「醒豁爾等痴夢」，來提醒，豁就是讓大家清楚、明白，讓大家從這個痴夢當中醒悟過來。這是菩薩真的是大慈大悲。我們接著看下面一段，這是接著講，這個我們昨天也講過一遍。

【一者。學道之士。情不正。性則離。心不堅。德乃闕。往往慎於斯須。而變於頃刻。若是者。謂之造就無地之流。難以入道。非聖人之誨人或倦。而故絕之也。眾中有識者思之。】

這一段是菩薩慈悲進一步的開示。『學道之士』，性情不正；性情不正，心性則偏離，道心就不堅固，德行就欠缺了，這個是關鍵在性情。昨天也跟大家提出四書這個《大學》之道裡面講的一段話，我們依照這段話來修正，情就正。如果我們有這些，心裡有忿懣、有好惡、有恐懼、有憂患，心則不得其正，這個性情就不正了。在佛法講，心有貪瞋痴慢疑就不正，還有邪見，就不正。所以我們要以這個標準來對照、來修正我們的性情，這樣才能入道。但是這要持久，不能夠間斷，常常提醒。下面講：

【一者。天下又儘有聰明向上之士。卻為自是之見所障。不成大器。蓋人一自是。決不肯虛心就正有道。其平日所交所接。定是一等庸下之徒。互相稱譽。凡有所為。不能面聞其過。而德業殆矣。眾中有識者思之。】

這一段昨天也跟大家分享，這一段就是要我們虛心。天下有聰明才智的人不少，有向上的人也不少，但是都是『為自是之見所障』，被自己自以為是的這種成見所障礙，所以就不能成一個大器。為什麼？『蓋人一自是，決不肯虛心就正有道』，一個人如果自以為自己做什麼都是對的，他就不肯虛心向人請教，他就不會有進步。《了凡四訓·謙德之效》都是講這個事情。不能「就正有道」，那平日他所交往、所接觸的人一定是一等平庸下劣之徒，『互相稱譽，凡有所為，不能面聞其過』，不能改過，這個德業就沒有了。所以大家應該要認識這個《了凡四訓》的「謙德之效」，常常讀，常常提醒。

好，今天我們學習到這一段，我們時間到了，感謝大家收看。祝大家新春吉祥，法喜充滿。我們明天晚上再繼續來分享，阿彌陀佛。